青少年

星南

Kia第一次为我画画时，她花了一些时间让我摆出各种姿势。她向我说明，我得尽量放松，因为这可是个大工程。

我坐在她家阁楼小工作室中间的黄色扶手椅上。先是交叉双腿，单手撑着下巴，来回摆弄自己的膝盖和脚踝。但不管怎样都不对。

“也许。”Kia看着我，她理所应当地对这种情况相当熟悉。“可以换一种思路，你现在要展现的是你对某种东西的态度，一种姿态。”

然后她就消失在楼下，我在椅子上挪了挪，看着墙上的那些人物肖像，试图伸手探进自己内心的空洞，感受那里现在是什么心情。我安排好自己，使我的一只手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手臂搭在腿上。我倾斜的那只手臂挡在自己胸前，身体紧紧贴着椅子——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安全，也很舒适。

Kia带着一些饮料回到了房间。

“好多了。”她站在我面前。”要不要喝点什么？有咖啡，茶，还有汽水。”

我从她那里接过咖啡。她问我要不要加点调味品。我说冰块儿就好。

“我认为人们对调味品的选择展现了性格。”

“哦？”

“嗜糖的人通常欲望都很强。”Kia说。”他们总是想要的太多。”

“你和我儿子是怎么认识的？” 她问。“你们交往过吗？”

“没有。”我立即回答。除了偶尔喝一口咖啡，我尽量保持静止，因为她从没有停下过画画。“我们在一个学院的不同专业，他和我都很喜欢文学。”

我一直记得王鹏那明亮的，受到过良好家庭教育的骨子里的自信，总是做好功课，活跃，开朗，极其受欢迎。而我则与他完全相反，总是与校园生活格格不入，从不在意其他学生的议论和看法。

“他很受欢迎。”这是事实，我补充说。“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现在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她轻蔑地说。”没有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

“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去了互联网。”

“我不知道他干嘛那么想赚钱。”Kia叹了口气。

王鹏在instagram上与我取得了联系，他问我是否愿意让他母亲画画。他说当她问他他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朋友时，他立刻就想起了我。为了显得没那么冒犯，他在这一串汉字后面加了好几个emoji。

我最近刚从杭州搬回北京，没有工作，很无聊。从前在北京结交的朋友在东三环买了房，我租住在他家，因为那块儿地段夜生活十分丰富。我有一些积蓄，钱还不是当务之急。只是我在电子游戏和酒精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嗯，好的，我回复道。作为艺术家的模特，听起来很不错。这将会是对酒吧里关于我现在在做什么的问题的最好回答，我会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回北京的。

在我遇到她之前，Kia是一个我知道但并没有多熟悉的名字。王鹏鲜少在学校里提及这些，但一些学生还是得知了他母亲是Kia，并对此很感兴趣。有一些社团想让他出面讲一讲他母亲的作品，尤其是早年在西藏和新疆创作的那些先锋画作，他从没有答应过。我并不知道Kia画过什么，非要说的话可能有一幅。在我出生之前的某一年，Kia常常做客一档香港的电视节目。那时她刚刚三十多岁，已经成为了王太太，富有、已婚、出名，有事业，有房子。她在节目上展现了自己相当迷人的一面，从异国生活谈到婚外情，谈到文革十年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谈到性少数群体和酷儿气质。她发言大胆、辛辣，承认自己确实有一幅长达八尺的关于天安门的画作。节目上的所有人都在假装体面，假装此刻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明的国度，但我记得主持人向她提问时的声音，疑惑，谨慎，小心翼翼。他问她，酷儿是什么意思呢？

当她打开她家的大门时，我开始想我可能弄错了。我原以为她会很迷人。我想也许是：一副成熟的，充满性魅力的女性躯体，昂贵的黑色亚麻裙子，手指和脖子上戴着许多雕塑首饰。在电视上，她剪了利落的短发，涂着鲜艳的口红，嗓音清脆活泼。但当她打开了门，穿着蓝色的工作服，上面有一层油彩，发亮。当她因招呼我进门而后退时，她没有看我的眼睛。她的头发灰了，用淡紫色的发箍别在头上。她明显地老了，看起来就像一名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

第一天的绘画工作结束后，我回到家，为了观看到完整的视频又一次打开youtube。这似乎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东西了。当Kia引用黑格尔和罗素的名言来阐述她的政治观点时，她身上洋溢着真正的智慧，自由、理性，而不是未经生活之苦的泛泛而谈。她认为问题出现在人们的青年时代，或者更早，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为什么而活着，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她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关闭了那个视频，然后我用谷歌搜索了她的作品。

第二天回去的时候，我很尴尬，因为她要画我，在那些面色黝黑的少数民族中，我感到很尴尬。

第一周晚些时候，Kia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杭州。

最简单的答案是一段为期七年的感情结束了，我二十六岁，对方比我大十岁。人在那种情况下很自然地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何况我的工作也差强人意。

当她问这个问题时，她声音中的某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不想要这样简单的答案。

“我想，我意识到。”我告诉她，“我以为我已经看清了生活的本质，这是一款不会带来愉悦感的电子游戏，在这里你做任务，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赢取代币，然后你可以用这些代币换取体面。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当游戏没有乐趣时这本身就没意义了对吧？。“

Kia嗯了一声。”我认为你离开是对的。” 她把头绕过画布边缘，这样她就可以直视我的眼睛。“你现在可以浪费一些时间，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专心致志地无聊。”

在杭州，我曾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我很擅长这份工作，文档写的很好，从不留下未回复的消息。工作之余，我喜欢拍照片，而且我也很擅长拍照片，我做了一个视频号，只要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摄影。但这些照片是枯燥乏味的，大都只是自然风光，从没有出现过人像。没有情绪，没有故事，什么都没有。

我认真地坐在那让Kia画我，此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擅长做模特。我很紧张，除了每段中间休息她下楼去取咖啡的间隙以外，我身体柔软但精神一直紧绷。我用来克服和缓解紧张的办法是：不断在自己脑海中重复电子游戏里暴力刺激的画面。

“所以。”她在第一天和之后的每一次画画结束时都会说。“你明天还会来吗？”

通过在谷歌上搜索，我了解了更多关于Kia的信息。在她拥有家庭以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担任助教，然后她辞掉了工作，大着肚子环游中国。几年来，她照顾她的孩子，有时间时，她画了几幅少数民族的肖像。王鹏上学后，她已经拥有了一家画廊、一些热情的买家，并且作为中国大陆最好的写实派画家之一的声誉越来越高。

年轻时的她非常喜欢发表社论。有很多人质疑她究竟是个画家、作家、评论家、牢骚家还是其他什么家。在一次媒体的独立采访中，她声称自己有义务说点什么。就像她的画作一样，那些画记录了最真实的中国人，记录了创伤，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在想什么，在追求什么。

随着时间推移，Kia的作品过时了。她从来没有在国外找到太多的听众，而在国内，新千年之后的这个国家为金钱陷入疯狂。数字网络对艺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冲击，中国在“转向”，只有能抓住网民眼球的东西才有被讨论的价值。就像没人知道她画过什么，只有那些流传于博客中的社论被广泛传播。那之后她开始谨言慎行，在网上几乎找不到她的踪迹。直到最近，她的画作才被重新挖掘。一位美国小说家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提到了她，那本书曾获奖。纽约时报为她做了一篇专题报道，记者坐在北京、Kia家厨房桌子旁，和她一起喝杯咖啡，就好像他在挖掘一些无价和丢失的珠宝一样。这篇文章暗示了她个人生活中的遭遇——失声、被冷落——包含了Kia关于生活和政治上的足够多且深刻的思考，在纽约华人圈引起了一些涟漪。

现在围绕Kia有一种不明朗的嗡嗡声——在艺术圈她重新获得了关注，但官方仍然将她忽视。这似乎是必然而又幸运的，因为一切都在紧缩。当我联系上那些我毕业后去了杭州就

再也没有见过的人时，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我提到了Kia的名字。年轻人，我这个年纪的人，往往表示熟悉但印象并不深刻。对于一些年长的人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说她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但她不愿意再往下聊。这些都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让我开始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而且很特别。

我很想看看Kia在画什么，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从不谈论她的作品。有时我会放空自己，让自己不去想那幅长达八尺的关于天安门的画作现在在哪呢。被人买走了吗？被销毁掉了吗？放在某个私密又安全的角落里了吗？我坚信Kia真的画过这样一幅画，坚信那件事对我们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我还想知道我会不会被画得很真实，她会看透我吗？我没想过我会看起来很好看，甚至有趣。我只想知道自己是否真实。

当我和她坐在一起时，我认为自己正在她的工作中承担着某些东西。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她如何呈现我，我都认为她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表现我。我能感觉到，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之间正在建立某种联系，我正在连接她那个时代。我看着她在画布上挥舞，她看着我，然后又回头看画布，一遍又一遍。我开始觉得这一切很舒缓也很享受：她目光的不规则节奏，她手部的美妙律动。

我们画画的时候，Kia往往会主动发起话题。她喜欢描述她读过的各种书籍和文章，她旅游时的见闻，以及她在广播中听到的采访。她是一个内容分发机器，我坐在她面前的扶手椅上，被动地接受推送。

Kia问我，我是否有许多同性恋好友，我说是的。这构成了我所处的社群。

少数群体都很容易愤怒。

“如果愤怒在身体中挥之不去。”Kia告诉我，她在播客上听过一本心理学书籍。“如果它在你的身体中挥之不去，那么它就会传染给其他人，你的朋友或你的社群、你的国家。“

我想到了她的儿子，他是我认识的最没有愤怒的人，而这恰恰让我愤怒。

“我通常不讨论这些，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她继续工作，我们安静地坐着，但这回我没法放空自己。

我想到了可能在我自己身体中挥之不去的愤怒类型。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际交往，我一直刻意去忽视它，因为这种愤怒十分矛盾，让我痛苦。自从我十几岁以来，每当与男性玩伴深入交往都让我愤怒。这种情绪首先以诧异的形式出现——我诧异一些被我当作常识的事情被反复讨论，我劝慰自己这是所有同性恋者都必须经历的，身份认同、长期关系，渐渐地我不再谈论这些——然后，多年之后，这些都变得平淡无奇，变成可怕但乏味的东西。我假装这些都不存在，但愤怒是认真的，并且我倾向于用暴力的象征来描述它：打火机，菜刀，或着最直接的枪支。在我上一段恋情不可避免地破裂后，我接受了杭州一名私人心理咨询师的诊疗。我说我感觉自己被欺骗了，长期以来我一直倾向于寻找比我年长的伴侣，我以为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可以让我平静，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经历青春期。

咨询师的名字叫郭晓，我见过她一次，我把其中的一部分分享给了她，向她描述了我在怎样的家庭中长大，怎样度过我的童年。

诚然，讲述这一切本身也让我感到羞耻。

她向我提问，她说既然我能说出这些，她想知道我在愤怒什么，在最里面，我在愤怒什么。

我摇摇头。我知道她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起身，离开她的工作室。在打车回酒店的路上，我想起青少年时期我第一次感受到这股愤怒，它所带来的冲击，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那种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感觉——它会恶毒地蔓延开来，让我难以呼吸。

回想起那股感觉，我本能地仰头喘气。

“小陈同学。”Kia提醒我，我再次恢复那个便于她画画的坐姿。

在杭州之后，在分手、心理治疗、搬离自己和另一个男人共同居住了多年的房子之后，我决定回到北京。只要我想，我可以辞职，重新开始，这让我感到宽慰。这提醒着我，我依然自由，依然自我，这自我让我不至于迷失。下这个决定本身很容易，我认定回到北京，回到自己度过多年读书时光的地方会让我的心得到温暖，但实际上却好像在凛冬中一头扎进大海——起初是对全身的细胞的冲击，闭着眼，努力习惯。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自己一直坐在水凉了的浴缸里。

也许我可以告诉Kia，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些我不想告诉心理咨询师和我身边任何人的话，也许我可以告诉眼前这个开明大胆又前卫的女人。想想她的那些画作，想想那幅长达两尺的天安门，她会不会理解我在说什么？那些话很难说出来，一旦我开口，我会感到很糟糕。我甚至无法去深入思考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我会谴责自己。我怎么说得出口？当愤怒已经逐渐演变成了憎恶，我没法开口说我讨厌男人，讨厌我们这个群体，我讨厌我四周的一切，但与此同时，我又如此绝望地渴望人们的爱，渴望他们爱我。

“所以。”Kia说。“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在过去的几天里，她一直在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的模特生涯即将告一段落。

“啊。”我说。“不知道。找份新工作吧，在我付不起房租之前。继续生活。“

“那是你想要的吗？”

“大部分人在我这种处境下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她耸了耸肩。“那是大部分人。但你还年轻，你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你可以旅行，回学校读书。或者去国外呆几年。”

“哈哈。”我说。“哪有这么简单。”

“是不是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我敢肯定很多人都有。我只是不能确定这些是否适合我。“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继续画画。

“我认为我的时间还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我补充道，尽管我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情可能是什么。我想我希望眼前的画家能告诉我。

周五下午，我告诉她，我一直在想她前几天所说的关于愤怒的话。“你说这些愤怒的来源是什么呢？”

Kia斜眼看着我。“哦，你知道吧。现在很流行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塑造了他们本身。原生家庭，童年，社会环境等等。然而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不这样觉得。他们认为一切的问题出于自身，要从自身反省失败的原因。”

“我不是很明白。”我摇头。

“在青少年时期你读过的那些书，看过的那些电影，上过的那些课，了解的那些历史，认识的那些人。你知道这一切，你知道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但你不愿意接受它。”

也许我现在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Kia的工作非常出色。我对艺术知之甚少，但我认为她一直以一种令我钦佩的方式吸引着我。她为解读留下了空间，她的画作足够写实，能够完整的体现情绪和状态。但你就是看不透背后的故事，这是事实，但也有点荒谬，就像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报道中提到的：“你就是无法知道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啊。”我说，接着点点头，好像我同意她的看法。“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Kia慢慢下楼，我一个人在工作室里呆了一会儿。我想从座位上移开，走到Kia画架的另一边，看看她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画。我想了想，然后我听到Kia回来了，她已经爬上了梯子。

Kia没有要求我下周再来。她说她需要一点时间。她在一条消息中说，是时候把她一直在努力的一切都集中起来，把它们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了。没有乘地铁去Kia家，没有把我的四肢安排在她的黄色扶手椅上，没有她的注视，我又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了。

我投递了简历，约见了大学时的朋友，在他们了解我的生活时礼貌微笑。我考虑了如何向他们解释Kia，但决定还是不谈论它。几天后，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拿出相机。在杭州，我曾尝试过一种街头摄影，我相信我所看到或遇到的一切都可能是美丽或有趣的，只要我知道如何捕捉它。现在我想我还能做点别的事情。我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胡同中，见到什么拍什么——咖啡馆、牵手的情侣、机敏的野猫。这次我没有把我拍的照片给任何人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做什么。

最终，Kia再次给我发了消息。

现在一切都完成了（笑脸），她写道。过两周在798会有新展览。你要不要先来看看？

当我到达工作室时，我怀着忐忑的心情。Kia坐在房间中央的黄色扶手椅上。她的周围都是靠墙或架在画架上画布，上面有男人和女人。Kia对面是我的那幅画。一定是我。

“你觉得怎么样？”她问我。

我讨厌它。在画中我坐着，脸在侧面，胳膊挡在自己胸前。我看起来灰白、病态、毫无生机。没关系，这是她的画作。我讨厌的是我。就像第一次在手机上听到自己的声音。画布上那个男孩让我感到恶心，我不想承认是我。我不会承认的。

“哇。”我说。是的，只是，哇。

画布上的男孩看着我，好像他也厌恶我一样。他不真实，至少不像Kia其他的作品中的人一样。相反，他很空洞。他的脸是空白的，温顺的，他的肢体语言暗示着谨慎怀疑。他小心翼翼地伸手触碰咖啡，却犹豫不决。

“准确地说，不完全是你。”Kia补充道。“你知道我是怎么画画的。我会凭借印象，不全是当时的场景。“

有什么区别，我想。我记得我在黄色扶手椅上度过的所有时间，那些“姿态”并不是真正的姿态。在我最后一次离开她的工作室之前，我感谢了Kia，并给了她一个奇怪的单臂拥抱。

之后我再也没和Kia说话。我通过杭州的一位前同事在望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再次成为产品经理，我终于可以停止思考艺术、愤怒和我自己。然而，这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我在不久之后换乘地铁时看到，Kia的画贴满了地铁站内的墙壁，旁边是她的名字和展览细节。当我看到它时，我几乎是立刻就加快了脚步，但满墙都是那幅可怖的画，一幅接着一幅。几天后终于有同事拿我打趣，他们问我地铁里的那幅画怎么和我这么像呢？

又过了几周后，我在三里屯遇见了王鹏。那是一个雨夜，酒吧里很拥挤，窗户和墙壁都湿透了，当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和一群我不认识的人说笑。

我没有对Kia撒谎，至少不全是谎话：我在大学时从没有和王鹏交往过，如果非要较真的话，那可能只能算是出轨。在大学三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和那位相恋七年的前男友之间出了一些问题，这时候王鹏追求我，我感受到了被爱的感觉，然后我们做爱，上床，但很快我意识到我并不喜欢他，我也不想喜欢他。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几个暴力词：打火机，菜刀，枪。

我把这一切都向王鹏坦白。他尴尬、困惑，但仍保持礼貌。我记得他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我觉得那很亲密。然后我和他分开，一个人躲在淋浴的隔间里哭。我感到厌倦，感到心烦意乱，但事实证明这股情绪总是比这更复杂。无论如何，在那之后，我认为自己坚强了许多。

王鹏在酒吧里，喝着威士忌兑的鸡尾酒。

“嘿。”他说。“这不是我妈心心念念的那个大帅哥嘛。”

我感到尴尬，真希望她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他说，他这周费了好大力气才请了假，住到他母亲的家里，盯展。

“不用上班一定很高兴。”我说。

“那你呢？你怎么应对这些？“在吧台，他打开手机向我展示刊在app上的广告，展示了Kia所作的那幅画。黄色背景上的我，可怕的我，灰白的脸庞。就在那时，我意识到她画的我有一个名字。我无法从地铁的广告牌上看到它。这幅画的名字是青少年。

我咽了咽口水，抬头看着他。“啊，这没什么。”

王鹏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移开了视线。“你想不想喝点什么？”

青少年，我在洗手间排队时想。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与生俱来的吗？是因为我父母吗？在我这么多年的校园生活中，我都读过什么书，了解过什么历史，认识了什么人？我在镜子前用手指挤脸上的痘痘，梳理自己的头发。有一秒钟，我的手碰到了一根非常显眼的白发，我有一种冲动要粗暴地拉它，直到整块头皮都被扯掉。

当我身处酒吧，把手放在王鹏的臀部，把嘴凑到他的身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他身体的紧绷，那种犹豫不决的感觉。但很快他的紧张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柔软的嘴唇。

“已经很晚了。”当我们回到他家时，王鹏说。“她肯定睡熟了。”

但我们还是悄悄地走路，以防万一。在上楼梯的时，我看着王鹏的背影，想着要不要告诉他我的顾虑。但现在我充满了一种我不熟悉的自信，也许是被偷的东西回来了。它像电一样在我的皮肤上嗡嗡作响。某种狂野而强烈的东西让我觉得我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障碍更薄了。我现在能够敞开心扉接受一个男孩，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人，也许它已经完全溶解了。

在王鹏儿时的卧室里，我们脱掉了衣服，我等着。我躺在床上，看着他俯身在我身下。如果我足够想要的话，我确信这一次我能感觉到快乐。但是一旦它到达，性就变得不再纯粹，那些回忆汹涌袭来，几乎就像欲望一样——我对他的渴望，对这世界的渴望。我感到愤怒且痛苦，我的心脏疼痛不止，他没有看到我的脸在已经在抽搐，或者他不在乎。

“你不喜欢吗？” 他问。

哦，他一定注意到了我表情了，我想。

“或者...没有清洗干净？”

我们停下来，并排躺在床上。我用食指抚摸耳后柔软的皮肤，在脖子上停下来感受我的脉搏。

“对不起。”我说，他尴尬地笑了笑，意在结束谈话。此刻，不可能不去想Kia，王太太，她躺在家里其他地方的自己的床上。她的家，虽然我现在在里面，但我什么痕迹都没法留下。

王鹏说我可以住一晚。我和他躺在被子里，渐渐地我能听到他缓慢的呼吸声。我打算悄悄穿好衣服离开，不会等到天亮。